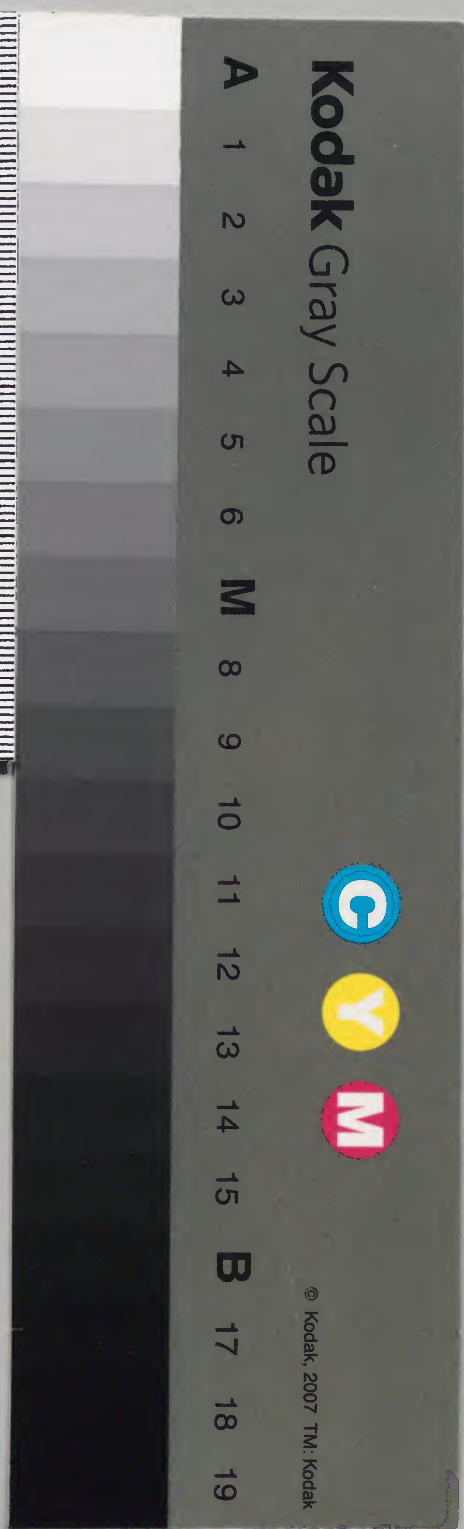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

魏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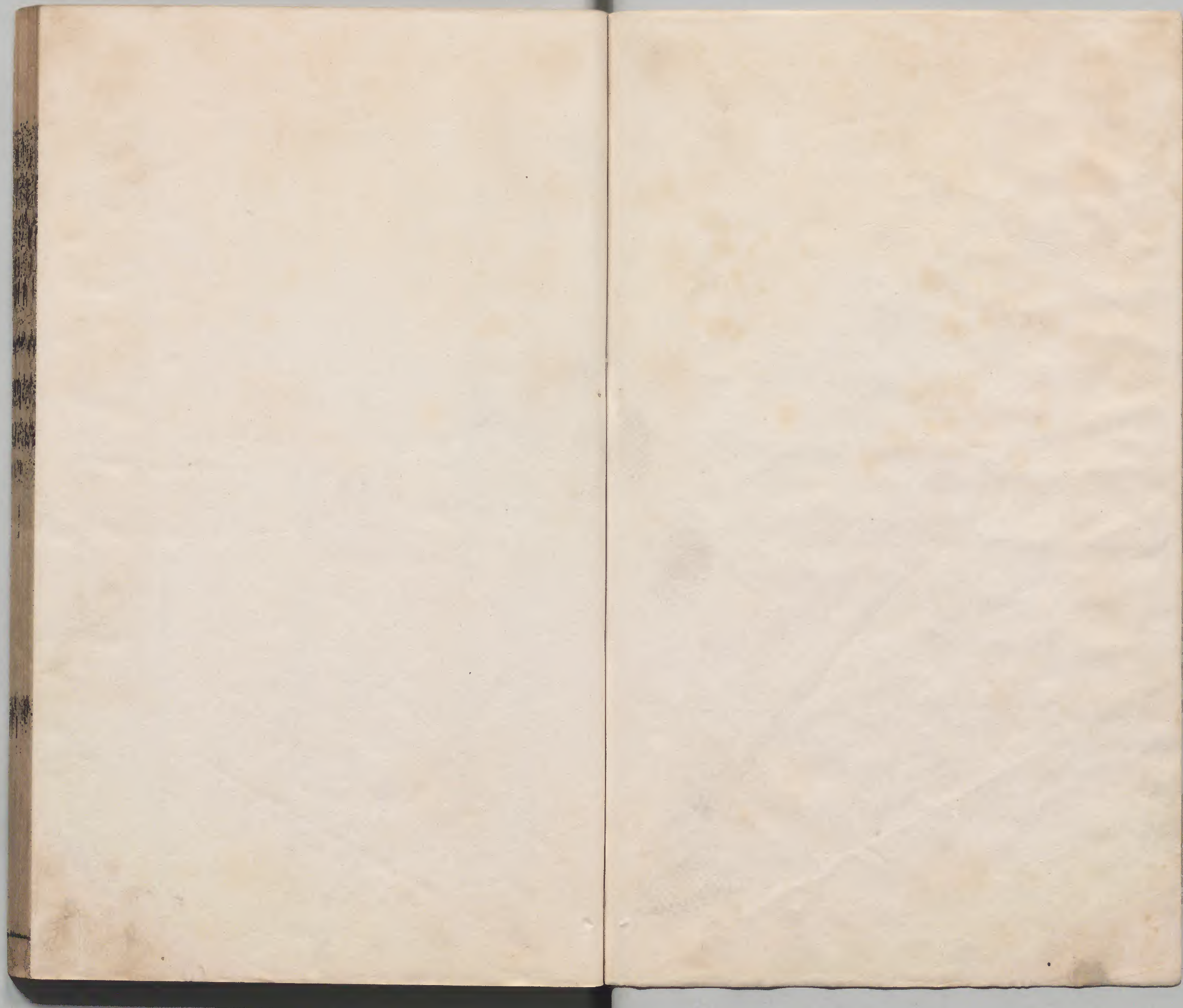
自七十一  
至七十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8
冊數	180 ( 43 )	
函號	別	7 1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一

淺草文庫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  
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魏紀三 起著雍涪灘盡上  
章闡茂凡三年

烈祖明皇帝上之下

太和二年春正月司馬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斬  
孟達申儀久在魏興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



執之歸于洛陽

歸儀于京師也

初征西將軍夏侯淵之子

楙尚太祖女清河公主

此女欲以妻丁儀文帝止之以妻楙楙音茂

文帝

少與之親善

少詩照翻

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都督關中

鎮長安使承淵處

淵鎮長安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六年

諸葛亮將

入寇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

漢丞相有長史而無司馬是時

用兵故置司馬

聞夏侯楙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

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

褒中縣屬漢中郡子午道王莽所通事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五年安帝延光四年順帝罷子午道通褒

斜路三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一名樊川余按今洋川東百六十里有子午谷郡縣志曰舊

子午道在九州安康縣界梁將軍王神念以緣山避水橋梁百數多有毀壞乃別開乾路更名子午道則

是也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弃城逃走

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

時遣督軍御史與京兆太守共守長安晉志曰

文帝受禪改漢京兆尹為太守守式又翻

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

也魏置邸閣於橫門以積粟民間兵至必逃散可收其穀以周食橫音光

比東方相合

聚尚二十許日

比必寐翻

而公從斜谷來

斜余遮翻谷音浴又古祿翻

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

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

無虞故不用延計

由今觀之皆以亮不用延計為怯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亮

之不用延計者知魏主之明畧而司馬懿輩不可輕也亮欲平取隴右且不獲如志况欲乘險僥倖盡定

咸陽以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

班志斜水出衙嶺山西邪北至郿入渭脉水泚



山則斜谷之路可知矣。郿師古音媚。郿故城陳倉縣東北十五里。故郿城是。使鎮東將軍

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為疑兵據箕谷。今興元府褒縣北十五里有箕

山鄭子真隱於此。趙雲鄧芝所據。即此谷也。又據後漢書馮異傳箕谷當在陳倉之南。漢中之北。帝

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

陳整齊。陳讀曰陣。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

然無聞。是以畧無備豫。謂不豫為之備也。而卒聞亮出。卒讀曰猝。

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魏分隴右置秦州。天水南安屬焉。漢靈帝中平四年分漢陽之獮道立南安郡。漢陽郡至晉方改為天水。史追書也。安定郡屬雍州。杜佑曰。南安今隴西郡隴西縣。

亮三為魏主與張郃所料

亮阻山為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兵法曰善戰者

致人帝始以此言。破亮必也。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

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郃古合翻。又曷悶翻。丁未帝行如長

安。親帥師繼郃之後。以張聲勢如往也。初越雋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

論軍計。好呼到翻。諸葛亮深加器異。漢昭烈臨終謂亮曰

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

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以孔明之明畧所待謖者如此。亦

足以見其善論軍計矣。觀孔明南征之時。及出軍祁

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而以謖督諸軍

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續漢志。漢陽畧陽縣有街泉亭。前漢之街泉縣也。省入畧

陽。杜佑曰。街泉亭在隴縣。又曰。平涼郡界有街泉亭。馬謖為張郃所敗處。又攷五代史志。漢川郡西縣有

胡註此事 變曲此



街亭山嶓冢山漢水則隋之西縣蓋兼得隴西之獮道漢陽之西縣矣又按郡國縣道記梁州之西縣本名白馬城又曰濫口城後魏正始中立嶓冢縣

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傳言謖依阻南山舍讀

日拾上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

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續漢志西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屬漢陽

郡有嶓冢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下遐

為于撫其遺孤恩若平生殺之者王法也恩之蔣琬

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左傳晉文公及楚子玉得臣戰

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入楚軍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

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得臣然後喜可知也

杜預曰謂喜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此觀

重謖矣則將亦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

灑明也孫子始計篇曰法令執行言法令行者必勝也故其教吳宮美人兵必殺吳王寵姬二人

以明是以揚于亂灑魏絳戮其僕左傳晉悼公合諸侯其法

魏絳戮其僕悼公謂魏絳能以刑佐民使佐新軍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

廢法何用討賊邪謖之未敗也裨將軍巴西王平連

規諫謖不能用及敗眾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

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往偏也於是平徐徐收

合諸營遺送率將士而還據王平傳平所識不過十

拒曹爽粹至之師則用兵方畧固不在於多識字也亮既誅馬

謖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



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

既總統五部兵時亮屯漢中又使之兼當營屯之事

位討寇將軍封亭侯

後漢之制列侯有縣侯鄉侯亭侯

亮上疏請自

貶三等漢主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

芝兵亦敗於箕谷雲歛眾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

為鎮軍將軍

據晉書職官志鎮軍將軍在四征四鎮將軍之上今趙雲自鎮東將軍貶鎮軍

將軍蓋蜀漢之制以鎮東為專鎮方面而以鎮軍為散號故為貶也

亮問鄧芝曰街亭

軍退兵將不復相錄

錄收拾也將即亮翻下同復扶又翻

箕谷軍退兵

將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

斷丁管翻

軍資什

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

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

庫

水經注褒水西北出嶺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也諸葛亮與兄瑾書曰

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

安柱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

與伯苗相聞而已後亮死于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即是道也赤崖即赤岸蜀置庫於此以儲軍資

須十月為冬賜

須待也

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

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為賊所

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

謂兵之勝敗在將也少詩沼翻

今欲

減兵省將

將即亮翻

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

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者但

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

躋巨



於是考微勞甄壯烈甄稽延翻引咎責躬布所失

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善敗者不亡此之謂也姜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

姜維請亮降降戶亮美維膽智辟為倉曹掾續漢志

曹掾主使典軍事亮與母相失後得母書令求當歸

定等三郡皆平真以諸葛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

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治其城杜佑曰漢陳倉

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治其城杜佑曰漢陳倉

帝以燕國徐

邈為涼州刺史晉志曰涼州蓋以其地處西方常寒

明訓進善黜惡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

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帥所由是服其威信

州界肅清 五月大旱 吳王使鄱陽太守周魴密

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方所聞知者所謂山越宗帥

令譎挑揚州牧曹休魏揚州止得漢之九江廬

魴曰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

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以誘休言被譴懼誅欲

以郡降北誘音西降求兵應接吳王許之時頻有郎

官詣魴詰問諸事郎官尚書郎魴因詣郡門下郡門

也詰去古翻

通鑑卷之二十一 魏紀三 明帝

姜維

曹真

徐遊

魏史守遠

死界



下髮謝吳主之詰周魴之謝休聞之率步騎十萬

向皖以應魴皖戶板帝又使司馬懿向江陵懿督諸

使向賈逵向東關東關即濡須口亦謂之柵江口有

堤以北岸魏置柵後諸葛恪於東關作大三道俱進秋

八月吳王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

見之此猶古之王者遣將以朱桓全琮為左右督琮

各督三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眾欲遂與

吳戰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

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掛車元豐九域

路柴塞路謂以則彼眾可盡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

斷之斷丁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

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漢末都許有許昌宮魏

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

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鄴為中都之地

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言歷萬世惟有此權以問陸

遜遜以為不可乃止尚書蔣濟上疏曰休深入虜地

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

也前將軍滿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

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背蒲妹翻旁步此兵之絀

地也絀古賣翻晉也言其地險師行由之為所晉挂

進退不可也孫子地形篇曰地形有通者有挂



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若入無疆口。無疆口在宜

通可以往難以返曰挂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與陸遜戰于石亭。時吳王在

等與休戰于石亭。則其地當在遜自為中部令朱桓。今舒州懷寧桐城二縣之間。

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並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

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

器械畧盡。休蓋未嘗整陳交戰而初休表求深入以

應周魴。帝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按逵傳逵自豫州

東關。休自壽春向皖。西陽在皖之西。而東關也。逵曰賊

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

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獲吳人言休戰敗。吳遣

兵斷夾石。斷丁管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

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

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

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左傳軍志曰先人有戒

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

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吳人望見。逵軍驚走。驚走

夾石之休乃得還。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

初。逵與休不善。逵與休不善。文帝黃初中。欲假逵節

止及休敗。賴逵以免。九月乙酉。立皇子穆為繁陽

王。長平壯侯曹休上書謝罪。帝以宗室不問。敗軍者必



誅烏可以宗室而不問邪休慙憤疽發於背庚子卒帝以滿寵都

督揚州以代之護烏桓校尉田豫擊鮮卑鬱築鞬

鬱築鞬妻父軻比能救之以三萬騎圍豫於馬城馬

縣漢屬代郡魏晉省蓋城邑殘破已奔為荒外之地矣鞬居言翻上谷太守閻志柔

之弟也素為鮮卑所信自漢建安時閻柔已護烏桓故其兄弟為二虜所信往

解諭之乃解圍去冬十一月蘭陵成侯王朗卒

漢諸葛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

魏羣臣多以為疑因祁山之敗亮上言於漢主曰先

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

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強然

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

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

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瀘魯都翻臣非不自

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

之遺意也難乃且翻下同而議者以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

又務於東疲於西謂郿縣祁山之師務於東謂江陵東關石亭之師也兵灑乘勞

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

淵深然涉險被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

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

臣之未解一也解讀曰懈言未敢懈怠也後皆同劉繇王朗各據州

通鑑卷七十一 魏紀三 明帝



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胃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

也難乃且翻坐大言坐致疆大也策破劉繇事見六十一卷漢獻帝興平二年破王朗事見六十二卷

建安元年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以操

用兵亮謂之髣髴孫吳孫吳固未易才也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

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

孔明有一字揚詔不功雖不成千古諒之

困於南陽謂攻穰為張繡所敗也險於烏巢謂攻袁紹將淳于瓊時也偏於黎陽謂攻袁譚兄弟時也幾敗伯山謂與烏桓戰于白狼山時也殆死潼關謂與馬超戰時也危於祁連當考或曰圍袁尚於祁山時也僞定者言雖定一時之功而有心於篡漢故曰僞幾居希翻况臣才弱而欲以不

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

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

亡昌霸昌綈也操累攻不下後命于禁擊斬之四越

殺操被誅夏侯謂夏侯淵守漢中為先主所敗也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

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駑下者自謙以馬為

喻若駑駘自臣到漢中中間基年耳然喪趙雲陽羣

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邵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

餘人喪息浪翻邵古合翻又曷閻翻曲長一曲之長也軍行有部部下曲各長丁丈翻屯

將將即亮翻突將無前將即亮翻實叟青羌散騎武騎一

千餘人蜀兵謂之叟實叟巴實之兵也青羌亦羌之一種散騎武騎當時騎兵分部之名實藏宗

寄翻皆數十年之內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

三分是一定局荆州



之戰却將  
主意亂了  
討賊是一  
大局征南  
之後却將  
着數違了

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復扶當何以圖敵此

臣之未解五也言不戰而將士耗損已如此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

可息事不可息則任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

亮意欲及魏與吳連兵未解乘虛而圖之也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

臣之未解六也支持也支久猶言持久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

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

東連吳越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西取巴

蜀事見六十七卷舉兵北征夏侯授首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

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

毀敗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此兩然後秭歸

蹉跌曹丕稱帝事見六十九卷凡事如是難可逆見

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

能逆覩也自祁山之敗亮益知魏人情偽故其所言如此十二月亮引兵出

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曹真使郝昭先

此下申言昭守亮攻客主相持之事通鑑書法類如此亮使郝昭鄉人靳詳於

城外遙說昭靳於焮翻說昭於樓上應之曰魏家科

灋卿所練也科條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

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

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重直言

人兵不敵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

自谷

大誤在此



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

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魏兵救陳倉者自東來故曰東救度徒洛翻

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

其梯射而亦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

壓其衝車磨莫卧翻衝車折折而亮乃更爲井闌百

尺以射城中以木交構以上九填塹塹七欲直攀城

昭又於內築重牆用翻亮又爲地突地突地欲踊出

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

餘日曹真遣將軍費耀等救之帝召張郃于方城時

將兵伐吳屯于方城續漢志曰葉縣南有長山使擊

亮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洛陽城在問郃曰遲將

軍到遲直利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

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比必郃晨夜進道未至

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詔賜昭爵關

內侯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尚論其才則全城卻敵者

其才非擾於攻者也客主之勢異耳故曰用兵初公孫康卒子晃淵等皆幼官屬立其弟

恭恭劣弱不能治國淵既長治直之翻脅奪恭位上

書言狀侍中劉曄曰公孫氏漢時所用公孫度守遼

卷獻帝初平元年遂世官相承古者世爵不世官爵謂公侯

伯子男官謂卿大夫也今謂太守之職守耳子孫相襲是世官也水則由海陸

通鑑卷七十一 魏紀三 明帝 上



則阻山外連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  
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為難不如因  
其新立有黨有仇有黨故能奪恭位與之為仇者則恭之黨也先其不意

以兵臨之先悉薦翻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帝不從  
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為公孫淵叛魏張本吳王以揚州

牧呂範為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下遐稼翻初孫策使範  
典財計時吳王年少少詩照翻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

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望責望也怨望也吳王守陽羨長陽羨縣前

覆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賢曰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長知兩翻有所私用策或料  
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為于偽翻傳讀曰附著直

使無譴問王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  
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周世宗之待周美我朝太祖之重竇儀事

三年春漢諸葛亮遣其將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陰平

兵救之禹貢黑水西河為雍州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陽雍闕

周都豐鎬雍州為下畿平王東遷雍州為秦地漢武  
置十三州以雍州之西偏為涼州其餘並屬司隸光

武都洛關中復置雍州尋罷復以司隸統三輔獻帝  
至魏以河西置涼州以隴右為雍州及晉以隴右置  
秦州而雍州統京兆馮翊扶風安定北地新平武都  
陰平雍州統京兆馮翊扶風安定北地新平武都  
於用翻亮自出至建威水經注漢水西南逕祁山軍

通鑑卷之二十一

魏紀三 明帝

三

用

官節



水導源建威西北山東逕建威城南又東逕西縣歷城南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漾漢其源出於今興元之西縣嶓冢山逕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是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於西和州徼外徑階沔州與嘉陵水會俗謂之西漢又逕大安軍利劍閣果合與涪水會至渝州入江

為丞相夏四月丙申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

龍時夏口武昌並言黃龍見權遂以改元百官畢會吳主歸功周瑜綏

遠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沈約志魏置將軍四十號

綏遠第十四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歸功周瑜以能拒曹

公而成三分之業也乞食謂張昭欲迎曹昭大慙伏

地流汗吳主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

王立子登為皇太子封長沙桓王子紹為吳侯以諸

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

翼正都尉輔正及翼正都尉皆吳自創置之而謝景范慎羊衡等皆

為賓客衛古道字於是東宮號為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

作賓友目目者因其人之才品為之品題也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

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辯宏達言

能釋結則謝景疑堅定也宏闊遠也達明通也好辯者每不能堅定其所守故以能凝辯

而證據宏遠明通者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

以釋難疑之糾結也究窮竟也甄察別也夏戶雅翻羊衡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

通鑑卷七十一 魏紀三 羊衡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

吳主待昭昭之安位皆非

羊衡



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陋。諸葛恪字元遜顧諱

范慎字孝敬狠戶衛卒以此言為恪等所惡。卒子恤

路翻其後四人皆敗如衛所言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

議往告于漢漢人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

明正義絕其盟好。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古丞相亮曰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犄角

之援也。釁隙也情欲也左傳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曰

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

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今若加顯絕讐

我必深當更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

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

坐而須老。魏也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魏也昔

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事並見前優饒也今

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言所計

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

上岸之情。謂孫權之志在保江不能推此皆似是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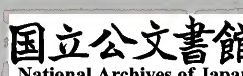
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

猶魏賊之不能渡漢。言魏不能渡漢而圖江陵也非

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

以為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蜀

若破魏吳亦將分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





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言蜀與吳和則

雖傾國北伐不須東顧以備吳而魏河南之眾欲留備吳不得盡西以抗蜀兵也權僭逆之

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

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兖冀并涼

屬漢其司州之士以函谷關為界漢武帝置司隸校尉所部三輔三河

諸郡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扶風馮翊三郡北得冀州之河東河內二郡東得豫州之河南弘農二郡位

望隆乎牧伯銀印青綬在十三部刺史之上後漢省朔方刺史以隸并州合司隸於十三部之數魏以司

隸所部河東河南河內弘農并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以三輔還屬雍州此言司州以函谷關為界

以漢司隸所部分之也張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上時

更拜輔吳將軍吏工衡翻班妻古縣也亞三司改封婁侯前漢屬會

稽郡東漢分屬吳郡今蘇州崑山縣地食邑萬戶昭

每朝見見賢遍翻下同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已直言逆旨

已當作以古已以字通中不進見後漢使來使疏吏翻下同稱漢德美

而羣臣莫能屈吳主歎曰使張公在坐坐但翻彼不折

則廢安復自誇乎折屈也李奇曰廢失氣也晉灼曰廢不收也復扶又翻下同明

日遣中使勞問勞力到翻因請見昭昭避席謝吳主跪止

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

陛下屬老臣太后謂權母吳氏也屬之欲翻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

恩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

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

不可則止明有聖訓



不能也。吳主辭謝焉。元城哀王禮卒。六月癸卯。

繁陽王穆卒。戊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大長

秋漢宦者曹騰也。夫人吳氏曰高皇后。秋七月，詔曰：禮王

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嫡子之出，相承為宗子。庶子之出，為支子。支岐

也。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

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事見二十五卷元康元年。哀帝以外藩援

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朝直遙翻。既尊恭皇，立

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叙昭穆於前殿。昭讀曰

翻。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

忠正之諫，用致丁傳焚如之禍。序昭穆於前殿，謂定陶恭皇與元帝序昭

穆也。東宮謂太后宮，四位謂丁傳、趙后、與元后，並稱太后，事具見三十四卷三十五卷。自是之

後，相踵行之。謂漢安帝尊父清河孝王為孝德，皇桓帝尊祖河間孝王為孝穆，皇父蠡吾侯

志為孝崇，皇靈帝尊祖河間王淑為孝元，皇父蠡吾侯父解瀆亭侯養為孝仁，皇其妃皆尊為后也。昔魯文

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春秋文公二年，

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舊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君子以

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

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於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

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

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

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



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帝無子知必以支孽為後故豫下此詔以約飭

為人子為人臣者九月吳主遷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

改復扶又翻留太子登及尚書九官於武昌九官九卿也使上

大將軍陸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

軍國吳於大將軍之上復置三大將軍三郡豫章鄱陽廬陵也三郡本屬揚州而地接荊州又有山

越易相扇動故南陽劉廙嘗著先刑後禮論廙羊職使遜兼掌之

至翻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之曰禮之長於刑久矣

長知兩翻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詭異也君今侍東宮

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與西

陵都督步騭書吳保江南凡邊要之地皆置督獨西陵郡騭之曰翻求見啓誨騭於是條于時事業在

荊州界者及諸僚吏行能以報之行下孟翻因上疏獎勸

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

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也舜命九官禹作

司空宅百揆契作司徒棄后稷皋陶作士益作朕故

賢人所在折衝萬里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觀焉景公觴之范昭曰願

請君之棄爵景公曰諾已飲晏子命徹尊更之范昭歸以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吾欲恥其君而晏子

知之仲尼聞之曰起於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

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

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張紘還吳迎家



後世遂為  
套局其能  
省書流涕  
否

道病卒臨困授子留戔

留戔猶今遺表也

曰自古有國有家

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

陳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治直吏翻下同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

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

好呼到翻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

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

威周禮天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

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其易

同之歡易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操于高翻其易

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離則有釁言納忠而不合於上則上

下之情離釁階由此而生也巧辯緣間間古眩於小忠戀於恩愛

賢愚雜錯黜陟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

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則

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矣吳主省書為之流

涕省悉景翻為于偽翻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水經注平望觀

在華林園東南天淵池水逕觀南觀占玩翻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

每斷大獄常詣觀臨聽之斷丁初魏文侯師李悝著

灋經六篇悝古回翻漢藝文志法家者流李子三十

六篇蓋其書有經有解若韓非子也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益

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



九百六卷

師古曰比以例相比况也程大昌曰古書皆卷至唐始為葉子今書冊也世有

增損錯糅無常

糅女救翻雜也

後人各為章句馬鄭諸儒十

有餘家

馬鄭馬融鄭玄也

以至於魏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

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覽者益難帝乃

詔但用鄭氏章句尚書衛覬奏曰

覬音冀

刑灋者國家

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

縣讀曰懸

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

請置律博士帝從之

晉職官志律博士屬廷尉

又詔司空陳羣散

騎常侍劉邵等刪約漢灋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

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

州郡令用之刺史太

軍中令用之於軍

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

為省矣

十一月洛陽廟成

元年初營宗廟至是而成

迎高太武

文四神主于鄴

高帝漢大長秋曹騰太帝漢太尉曹嵩裴松之曰魏初唯立親廟四祀四

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

十二月雍丘王植徙封東阿

漢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

樂城於成固

沔陽成固二縣皆屬漢中郡水經注沔水逕白馬戍城南城即陽平關也又東

逕武侯壘南諸葛武侯所居也又東逕沔陽故城南

城南對定軍山又東過南鄭縣又東過成固縣南如

此則漢城在南鄭西樂城在南鄭東也又南鄭縣東

南百八十里有梁州山與孤雲兩角山相接大山四

圍其中三十里許甚平或云古梁州治也杜佑曰樂

城在梁州西縣西南杜佑曰洋州興道縣漢成固縣

地蜀之興執宋白曰興勢山名在興道縣西

北二十里洋州管下西鄉縣本成固縣地



四年春吳主使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

求夷洲後漢書東夷傳曰會稽海外有夷洲及

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福懼誅不敢還遂止此

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

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

往來沈瑩臨海水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去郡二千

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地有銅鐵唯

用鹿骨為矛以戰鬪摩厲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

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餘日仍啖食之以為

上有也今人相傳倭人即徐福止王之地其國中至

今廟祀欲俘其民以益眾陸遜全琫皆諫以為桓王

創基兵不一旅今江東見眾見賢自足圖事不當遠

涉不毛萬里襲人風波難測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

欲益更損欲利反害且其民猶禽獸得之不足濟事

無之不足虧眾吳主不聽尚書琅邪諸葛誕中書

郎南陽鄧颺等中書郎即通事郎晉志曰魏黃初初

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為帝

省讀書可及晉改曰中書侍郎颺余章翻又余亮翻

相與結為黨友更相題表更工以散騎常侍夏侯玄

等四人為四聰誕輩八人為八達玄尚之子也中書

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

三人咸不及比以其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晉職官

武帝遊宴後庭始使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

置令僕射成帝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罷僕射

漢東京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官謁者令非其職也魏

武帝為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

為中書置監令以秘書左丞劉放為中書監右丞孫

資為中書令監令自此始魏又改漢選郡尚書曰吏

以勢利黨  
黨易解矣



部尚書比等比也音昆寐翻三豫  
者容三人得豫於題品之中也  
輕未可為公  
者為行事  
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

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

傷化也治直吏翻近魏諷伏誅建安之末曹偉斬戮

黃初之始魏諷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曹偉事見六十九卷黃初二年伏惟前

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灋

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擿他毀壞風俗壞音侵

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少詩專更

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

利為先趨七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訾

此用黨譽為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歎者嗟歎而

溢也歎美之過溢於言辭則為溢美之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玉之病曰

釁玉之病曰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

不博耳言廣布黨友則互為羽翼人何患其不已知

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謂毀譽所加彼誠好譽而

我無忤如吞惡毀則其心柔服調順於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

出入往來禁與交通書疏有所探問謂如職在尚書

今史有主書有蒼頭廬兒為之給使今使奴客冒其名以出入往來為姦凡此諸事皆灋

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善

其言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謂殷尚質

以藥柔調  
人可晒



隨教而變也。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

也。三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

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

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郎史謂尚書郎也。於是免誕颺等官。

夏四月，定陵成侯鍾繇卒。六月戊子，太皇太后

卞氏殂。秋七月，葬武宣皇后。大司馬曹真以漢人

數入寇，數所角翻。請由斜谷伐之。斜余遮翻，谷音浴。諸將數道並

進，可以大克。帝從之，詔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

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武威

恐當作武都，否則建威也。司空陳羣諫曰：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

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

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

鈔截。鈔楚交翻。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

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復扶又翻。羣又陳其不便，并言

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詔以議下真將

與之商度，可也。真銳於出師，遂以詔為據而行，下遐稼翻。八月辛巳，帝行東

巡，乙未如許昌。漢丞相亮聞魏兵至，次于成固，赤

坂以待之。赤坂在今洋州東二十里，龍亭山坂，色正赤，魏兵泝漢水及從子午道入者，皆會于此，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為

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李嚴本都督江州，今赴漢中，令其子為督軍，以典後

事。

通鑑卷七十一

魏紀三 明帝



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太尉華歆上疏曰

嘗嘆治戎者每患人上時掌翻

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願先留心於治

心不固而不知所以

道治直吏翻以征伐為後事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

為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二賊

之釁可坐而待也魏以吳蜀為二賊帝報曰賊憑恃山川二

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二祖謂太祖武皇帝世祖文皇帝也朕豈敢自

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取探他含翻無由自蔽

是以觀兵以闕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

之鑒朕敬不忘所戒少府楊阜上疏曰昔武王白魚

入舟君臣變色史記周文王崩武王奉文王木主東觀兵于孟津武王度河中流白魚躍

入工舟是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動得吉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動得吉

瑞猶尚憂懼况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

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閔山險與

同礙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

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左傳隨武子之言軍

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畧退又

不得非王兵之道也王兵王者之兵也散騎常侍王肅上疏

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

飽前書李左車說陳餘之言蓋前乎左車已有是言矣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

又况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



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迫而不展糧遠而難繼  
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

謂子午谷之路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治直是賊偏得

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

出關而復還復扶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

濟事見漢獻帝紀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

哉兆民知上聖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

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易兌

辭難乃肅朗之子也王朗為公於九月詔曹真等班

師班還冬十月乙卯帝還洛陽時左僕射徐宣總

統留事

漢成帝罷中書宦者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一曰常侍曹二曰二千石

曹三曰民曹四曰主客曹後又置三公曹是為五曹

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曹又置中都官曹合為六曹

并令僕二人謂之八坐後改吏部為選部魏又改選

部為吏部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書左

右二僕射一帝還主者奏呈文書尚書諸曹各有王

合為八坐帝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省悉竟不視十二

字下月改葬文昭皇后于朝陽陵帝以舊陵庫下改吳

主揚聲欲至合肥征東將軍滿寵表召兗豫諸軍皆

集吳尋退還詔罷其兵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

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

表不罷兵上表言敵情後十餘日吳果更到合肥城

請不罷兵也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魏紀三 明帝



不克而還 漢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所數

角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

蔣琬字公琰 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青州人隱蕃姓譜隱以

氏 逃犇入吳上書於吳主曰臣聞紂為無道微子

先出商紂無道微子高祖寬明陳平先入事見九卷

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

全致言蒙天之靈得自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

人未見精別此主者謂主客之官使臣微言妙旨不

得上達於邑三歎於邑短氣貌讀如本字曷惟其已

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見賢吳主即召入蕃進

中右領軍胡綜侍坐吳置中領軍及左吳主問何如

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辨有似禰

衡禰乃而才皆不及吳主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

可以治民治直且試都輦小職國都在輦轂吳主以

蕃盛語刑獄用為廷尉監自漢以來廷尉左將軍朱

據廷尉郝普數稱蕃有王佐之才數所普尤與之親

善常怨歎其屈於是蕃門車馬雲集賓客盈堂自衛

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接待惟羊銜及宣詔郎豫章楊

迪吳置宣詔郎拒絕不與通潘濬子翥亦與蕃周旋

俘民海外 報便遼東 信隱蕃用 呂壹孫權 恣倒至此

楊廷



翦章庶翻杜預曰饋餉之濟聞大怒疏責翦曰吾受

國厚恩志報以命言志在致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

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降戶在遠聞此

心震面熱惆悵累旬惆丑疏到急就徃使受杖一百

促責所餉濟欲布其子之罪於國中當時人咸怪之

頃之蕃謀作亂於吳事覺亡走捕得伏誅吳主切責

郝普普惶懼自殺朱據禁止禁止者雖未下之獄使人守之禁其不得出入

止不得與親黨交通也鄭樵通志曰禁止謂禁入殿省也符所屬行之盤洲洪氏曰魏晉以來三臺奏劾則符光祿勳加禁止解禁止亦如之禁止者身不得入殿省光祿勳主殿門故也歷時乃解

武陵五谿蠻夷叛吳吳主以南土清定召交州刺

史呂岱還屯長沙漚口

呂岱傳交州見上卷文帝黃初七年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二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  
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魏紀四 起重光大淵獻盡閼  
逢攝提格凡四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

太和五年春二月吳主假太常潘濬節使與呂岱督  
軍五萬人討五溪蠻濬姨兄蔣琬為諸葛亮長史同



為姨母之姊妹曰姨妻之姊妹亦曰姨若母之兄弟則當呼為舅此蓋妻之兄弟也長知兩翻

太守衛旌奏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旌與旌同欲有自

託之計吳主曰承明不為此也承明潘濬字即封旌表以

示濬而召旌還免官衛濬諸葛直軍行經歲士卒疾

疫死者什八九宜洲絕遠卒不可得至卒子得夷洲

數千人還濬直坐無功誅吳遣濬直見漢丞相亮

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蜀置左右中三都護署嚴

更名平更工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亮集

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

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少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

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

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

者為牛脚刻者為牛齒力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鞞

糧日行二十里而人於是大司馬曹真有疾帝命司

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

之郃古合翻又曷三月邵陵元侯曹真卒自十月

不雨至于是月司馬懿使費曜戴陵留精兵四千

守上邽上邽縣前漢屬隴西郡餘眾悉出西救祁山

張郃欲分兵駐雍郡雍郡二縣皆屬扶風郡雍懿曰

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

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事見十二卷漢

懿此言蓋自知其才不足高帝十一年觀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

通鑑卷之七十二 魏紀四 明帝

二

乃人之難知此

濬川



上邽郭淮費曜等微亮微讀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

芟所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歛軍依險兵不得交亮

引還懿等尋亮後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

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

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

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

少少詩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有意爲之曰故尋

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數所因

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懿病之懿實畏亮又以

名著關右不欲從其計及進而不敢諸將咸請戰夏

五月辛巳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無當

軍部之號言其軍精勇敵人無能當者使平監護之

故名官曰無當監南圍蜀兵圍祁山之南屯監古暫

翻自案中道向亮案據也懿分道進兵欲以解祁山

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

千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

之郃進至木門木門去今天水軍天水縣十里水經

川又東入上邽縣左佩五水右帶五水木與亮戰蜀

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膝而卒中竹仲

膝同卒秋七月乙酉皇子殷生大赦黃初以來

諸侯王灑禁嚴切至于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東阿王

郃言不用  
至于殺身  
懿殺之也



植上疏曰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堯親九族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詩大雅思齊之辭毛氏注曰刑法也寡妻嫡妻也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為政治于家邦也伏惟陛下資帝唐

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

后百寮番休遞上上時掌翻李周翰曰遞迭也言百寮宿衛以次休息更遞上直執

政不廢於公朝胡直遙翻下同下情得展於私室親姻之路

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直治

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

乃望交氣類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此言志同道合者謂疇昔文人之友也修人

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塞悉

則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

胡越殊絕也閼五慨翻今臣以一切之制一切謂權宜也一切謂不問可

否一切整齊之也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皇極宅中之位人君

之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詩邶

風北門之詩也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歸之於天余謂植之意蓋謂君者天也天可違乎遐惟

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爾義與通同願陛

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四節謂四時之節展舒也以

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論語孔子曰兄弟怡怡妃妾之

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呂延濟曰膏脂也沐其齊義

明帝



於貴宗等惠於百司貴宗謂貴戚及公卿之族也百司謂百官也如此則

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

省無錐刀之用思惟也省悉景翻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

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度徒洛翻若得辭遠

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諸王冠遠游冠佩朱紱三都尉諸侍中常侍皆戴武

弁佩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駙馬奉車都尉及騎都尉為三

都尉皆漢武帝置魏晉以下多以宗室及外戚為之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

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珥仍吏翻珥筆插筆也古者侍臣持橐籥筆華蓋乘

輿車上施之魏晉之制侍中與散騎常侍或乘輿御殿及出游幸祭祀治兵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

近對拾遺補闕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離力遠智翻

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詩鹿鳴宴羣臣嘉賓常棣

燕兄弟也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所請匪他也又類弁詩豈伊異人兄弟匪他下思伐木

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伐木燕朋友故舊其詩曰相彼鳥矣猶求

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蓼莪之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知念其父母必念其同

氣矣蓼音六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處昌呂翻左右惟僕隸所

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精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

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犬馬之誠不能動

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齊大夫杞梁戰死于莒城其妻向城而哭

城為之崩鄒衍盡忠於君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降霜臣初信之以

臣心况徒虛語耳况譬也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為回



光然向之者誠也言葵藿草也傾葉於日日雖不為

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陸

下施式智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文子九

曰文子老子弟子李周翰曰福始禍先謂諸王皆不表植獨先表也今之否隔友于同

憂否隔不通也友于兄弟也否皮鄙翻而臣獨倡言者實不願於聖世

有不蒙施之物欲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

明之德也光被時雍言帝嘉睦族之效詩周頌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氏箋曰緝熙光明也

故植以言文王之治被皮義翻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敞非皆

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隆崇也謂立教之始各有

之然也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䟽

畧本無禁錮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謹

以至於此耳已勅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䟽曰昔漢

文發代疑朝有變復扶又翻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

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

事見十三卷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虢仲

漢高后八年文王之母弟文王咨于二虢以成王業中慮周成召畢之輔召公畢公

二伯分治輔成王以成太平之功召讀曰邵下同下存宋昌磐石之固臣聞

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揚子

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將即亮翻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

知之者不得為也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成王幼管叔蔡叔以

答詔得體

又多乎哉



武庚叶成土誅管叔放蔡叔以叔魚陷刑叔向贊國  
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而相左右左傳晉那侯與雍子爭田久而無成韓宣子使叔魚  
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於  
那侯那侯怒殺叔魚及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  
於叔向不以叔向為私其親而從之決平也

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  
之中必有應斯舉者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

者是也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懾之涉翻豪右執政不在

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執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

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齊太公姓呂其

後為田成子所取非呂族也晉唐叔姬姓其後為趙籍魏斯韓虔所分此不言韓以韓亦姬姓惟陛

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離力智翻

離同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歿同其禍者公

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臣與

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

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懣音升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

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

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朝直遙翻下同使夫博古之士

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但以優文

答報而已植求自試而但以優詔答之終疑之也八月詔曰先帝著令

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

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自文帝黃初元

豈見司馬懿之微者歟



年遣植等就國至是十年惟思也載子亥翻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

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適讀後

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漢丞相亮之攻

祁山也李平留後主督運事李平即李嚴改名曰平會天霖雨

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狐忠即馬忠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復姓馬

來還喻以後主指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

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已不

辦之責又表漢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此又欲解以

罪也誘音酉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

情竭首謝罪負首式救翻於是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

爵土徙梓潼郡平蓋嘗封侯也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

事出教救之曰救戒也吾與君父子勦力以獎漢室表

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東關謂江州謂至心感動終始

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護思負一意思負謂思其罪負也一意謂一

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亮又與蔣琬董允

書曰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李嚴字正方為于偽翻下

鄉黨以為不可近近其吾以為鱗甲但不當犯之

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謂蘇秦張儀押闔其說以反覆諸侯

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

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



陳震

通鑑卷七十二

魏紀四

九

之間今李平復為之復扶又翻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衛尉南陽陳

震也冬十月吳主使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揚州

刺史王凌吳主伏兵於阜陵以俟之阜陵縣漢屬九江郡魏改九江

為淮南郡晉志曰阜陵縣漢明帝時淪為麻湖麻湖在今和州歷陽縣西三十里杜佑曰漢阜陵縣在滁

州全椒縣南布遣人告凌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凌

騰布書騰傳也上也請兵馬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為必

詐不與兵而為凌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

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

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問音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

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被皮義翻朝直遙翻救留府長史

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索山客翻乃單

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

死傷過半近北孟翻孫權自量其國之力不足以斃

人之來而陷之耳非如孔明凌允之兄子也王允獻

真有用蜀以爭天下之心也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方任方面之

卓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守豫州刺

史漢建安中武王操以寵為汝南太守二十餘年有

勲方岳自魏以下以督州為方岳之任謂其職猶古之方伯岳牧也及鎮淮南吳

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闕可令還朝朝直遙翻問以

東方事以察之帝從之既至體氣康彊帝慰勞遣還

孔明有其心而布為大遲

郭謀

通鑑卷七十二

魏紀四

明帝

九



勞力到翻十一月戊戌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戊午博

平敬侯華歆卒謚法夙夜警戒曰敬合善典法曰敬華戶化翻丁卯吳大

赦改明年元曰嘉禾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故以改元

六年春正月吳主少子建昌侯慮卒太子登自武昌

入省吳主因自陳久離定省子道有關記曲禮曰凡為人之禮

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省悉景翻離力智翻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乃

留建業二月詔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帝愛

女淑卒帝痛之甚追謚平原懿公主立廟洛陽葬於

南陵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甄之人翻追封黃為

列侯為之置後襲爵為于偽翻下同帝欲自臨送葬又欲幸

許司空陳羣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記檀弓曰周人以殷人之

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鄭玄注云畧未成人陸德明

曰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

况未暮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為制服舉朝素衣

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朝直遙翻下同臨力鳩翻比毘寐翻而

乃復自往視陵復扶又翻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

損之事此萬國之至望也又聞車駕欲幸許昌二宮

上下皆悉居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

或言欲以便移殿舍遊衰謂五行之氣有王有衰徙舍以避之也今人謂之避災便

移殿舍謂欲營繕宮室故出幸許以便移殿舍也或不知何故臣以為吉凶



有命禍福由人移走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

治金墉城西宮水經注金墉城在洛陽城西北角治直之翻及孟津別宮

皆可權時分止何為舉宮暴露野次公私煩費不可

計量量音良且吉士賢人猶不妄徙其家以寧鄉邑使

無恐懼之心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况乃

帝王萬國之主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少府楊阜曰

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

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送葬也哉帝皆不聽三

月癸酉行東巡 吳主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

之遼東從公孫淵求馬初虞翻性踈直數有酒失又

好抵忤人抵觸也數所角翻好呼到翻忤五故翻多見謗毀吳主嘗與張

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

仙人也吳主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及周賀等之遼

東翻聞之以為五谿宜討遼東絕遠聽使來屬尚不

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去猶棄也去羌呂翻既非國利又恐無

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岱不報為愛憎所白佞

之人有愛有憎而無公是非故謂之愛憎白陳奏也復徙蒼梧猛陵猛陵縣屬蒼梧郡劉

响曰唐梧州孟陵縣藤州鄉津縣冀州南平夏四

月壬寅帝如許昌 五月皇子殷卒 秋七月以衛

尉董昭為司徒 九月帝行如摩陂治許昌宮起景

此 于布駭至



福承光殿治而公孫淵陰懷貳心數與吳通數所

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幽州刺史

王雄自陸道討之海道自東萊浮海陸散騎常侍蔣

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光武報實融書

吞之國左傳戎子駒支對范不宜輕伐伐之而不能

制是驅使為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治直先

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質如歲選

計孝計孝謂每歲上不乏職貢議者先之先悉正使

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

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等往皆無功詔令

罷軍豫以吳使周賀等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

道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遂輒以兵屯據

成山賀等還至成山班志成山在東萊郡不夜縣後

州文登縣西遇風豫勒兵擊賀等斬之吳主聞之始

思虞翻之言乃召翻於交州會翻已卒以其喪還還

宜翻又十一月庚寅陳思王植卒謚法追悔十

二月帝還許昌宮侍中劉曄為帝所親重帝將伐

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朝直曄入與帝議則曰可伐

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謂言

可伐與不可伐皆有勝中領軍楊暨中領軍主中壘

負之形可以動人之聽五校武衛等三

不與外廷  
借公議而  
私自媚主  
又欲逃外  
廷之議非  
貪位不至  
此



營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中領軍文帝踐祚始置領軍將軍其後以資重者為領軍將軍資輕者則為中領軍帝之親臣又重曄執不可伐之議最堅每從

內出輒過曄過工曄講不可之意後暨與帝論伐蜀

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馬於虔暨謝曰臣

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

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賈謐也驗也對問也詔

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兄賢通曄責帝曰伐

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與讀常恐昧夢漏泄以益

臣罪昧母禮翻一作寐說文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

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

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

魚見賢通翻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

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

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或謂帝曰曄不盡忠善伺

上意所趨而合之伺相吏翻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

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每問

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逃矣言者謂曄善迎合上意

而問之曄之對必與上所問者反而與上意所向者合每問皆然則可以見曄迎合之情矣帝如

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疏與曄遂發狂出為

大鴻臚以憂死侍中在天子左右大鴻臚外朝官也臚陵如翻

通鑑卷之二十三 魏紀四 明帝 三

陽暨

入責帝出

責暨一味

躲閃着數

速工就知

又有工焉

者乎



傅子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晉傅玄著以曄之明

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

以加諸獨任才智不敦誠慤敦厚也內失君心外

困於俗卒以自危率子恤翻豈不惜哉

曄嘗譖尚書令陳矯專權矯懼以告其子騫騫曰主

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

帝意果解尚書郎樂安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挾摠羣

臣細過以求媚於上好呼到翻扶一次翻挑黃門侍

郎杜恕上疏曰伏見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

依詔坐判問續漢志尚書左右丞各一人掌錄文書

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用庫藏蔡質漢儀曰左

丞總典臺中綱紀無所不統魏晉之制左丞主臺內

內庫藏廬舍凡諸器用之物及凜振人阻布刑獄兵

器督錄遠道文書章表奏事罰罪罰也關白也言有

罪罰當關白而不依詔書故坐以判問判罰也析也

問責問也剖析其事而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廉昭又

責問之也璠字袁翻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

并奏今僕坐之陳理志意懇惻臣竊愍然為朝廷惜之為十古之帝

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長知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

近盡羣臣之智力今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

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其主

不能使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韓信之言見十

卷漢高帝三年

貧賤乃人生大受用官途老死不沐皆因福薄

杜恕



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豫讓事范中行氏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後

趙襄子滅智伯豫讓漆身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讓豫讓曰范中行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行戶剛翻斯則古人之明驗矣若陛下

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之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契息列翻坐待來世之俊又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

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

必親親臣不必忠今有疏者毀人而陛下疑其私報所憎譽人而陛下疑其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

憎愛之說遂使疏者不敢毀譽此言帝信其所親而疑其所疏遂使在遠之臣不敢言以至是非失其真也疏與踈同譽音余以致政事損益亦皆有嫌

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有道謂有

道之士也使之自同古人垂名竹帛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將遂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

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以用也言不賢則不可為大臣為大臣則不可不用也書數舜

之功稱去四凶共工驩兜鯀三苗世濟其惡然後去之數所具翻去羗呂翻不言有罪無問大小則去也言小過當畧而不問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知以陛下為

不問也知讀曰智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





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各陳所有則羣臣之行皆可得而知行下孟翻忠能者

進聞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賢愚能否在陛

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治直之翻下同以此建功何

功不成每有軍事謂二邊有警急之時也詔書常曰誰當憂此

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

先公後私即自辦也近詔謂近日所下詔也先悉薦翻後戶邁翻伏讀明

詔乃知聖恩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憂

其末也為治之本在於任賢事之治不治乃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

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稱人證翻明主之用人也

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處呂翻

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

怪耳朝直遙翻陛下知其不盡力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

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

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為治直吏翻陛下又患臺閣禁令

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屬之欲翻下同定迎客出入之制

以惡吏守寺門寺門官寺之門也斯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

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

舉奏章劾紛紛按范書郭躬章帝元和三年拜廷尉和帝永元六年卒不及安帝時蓋躬



死後竇嘉方辟其兄子也。劾戶繁翻又戶得翻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

狂悖之弟裴松之曰按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

狂悖者悖蒲內宣帝第五弟名通為司隸從事疑怨所云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屬

欲選舉不以實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

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

黨之原耳出入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治

之使臣之言少蒙察納少詩何患於姦不削減而養

若廉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擿他然而世憎小

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

復考其終始復扶必以違眾迂世為奉公迂五密行

白人為盡節謂潛伺人之過失以為盡節也焉有通人大才而

更不能為此邪焉於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

背道而趨利則人王之所最病者也陛下將何樂焉

昔蒲妹翻趨七喻恕畿之子也建安中畿守帝嘗卒

至尚書門卒讀曰粹尚書陳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

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

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行下孟翻分扶

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帝嘗問矯司馬公忠貞可

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則未知也陳

賈逵皆忠於魏而二人之子皆為晉初佐命豈但利祿之移人哉非故家喬木而教忠不先也吳

通鑑卷七十二 魏紀四 明帝



陸遜引兵向廬江論者以為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

雖小將勁兵精將即亮翻守則經時謂陸遜若以兵圍守必經時而不能拔

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句絕舍讀曰捨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

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

口魏廬江郡治陽泉縣續漢志陽泉縣有陽泉湖故陽泉鄉也漢靈帝封黃琬為侯國水經注陽泉水受決水東北流逕陽泉縣故城東又吳人聞之夜遁

西北入決水謂之陽泉口趨七喻翻是時吳人歲有來計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

北遠壽春魏揚州治壽春距合肥二百餘里遠于願翻下同賊攻圍之得據

水為執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

往甚易易以豉翻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

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

而摘其歸路摘居蟻翻於計為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

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壞音怪此為未攻

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淮北為守濟言望風移戍吳必

劫掠無限將限淮以自守也帝未許寵重表曰重直用翻孫子言兵者

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懾懼也懾

之涉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

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遠于

願翻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

寵策為長趙咨蓋必黃初初自吳使于魏詔遂報聽

者也文帝重其辯給遂臣於魏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摩陂井中二月帝如

摩陂觀龍改元自是改摩陂曰龍陂公孫淵遣校尉宿舒姓

宿本風姓伏羲之後封於宿風俗通漢有鴈門太守宿詳郎中令孫綜晉志王國置郎中令

淵未封王也奉表稱臣於吳吳主大悅為之大赦為于偽翻

三月吳主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

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為燕王舉

朝大臣自顧雍以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

厚但可遣吏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

昔魏懼討昔蒲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

明於魏兩使不反使疏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吳主反

覆難昭難乃昭意彌切吳主不能堪案劍而怒曰吳

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

矣而數於眾中折孤數所角翻折之舌翻孤常恐失計失計謂不能容

昭而殺之也昭孰視吳主古孰熟字通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

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

言故在耳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因涕泣橫流吳主擲刀

於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卒于恤翻昭忿言之不用

稱疾不朝朝直通翻吳主恨之士塞其門塞悉則翻昭又於內

以土封之張昭事吳有古大臣之節夏五月戊寅北海王蕤卒

閏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六月洛陽宮鞠室災鞠室

數引太后亦過



者畫地為城以

鮮卑軻比能誘保塞鮮卑步度根

與深結和親

步度根保塞見七十卷文帝黃初五年誘音酉

自勒萬騎迎其

累重於陁北

累力瑞翻重直用翻陁音刑陁北陁嶺之北也唐代州屬門縣有東陁關西陁

山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

根帝省表曰

省悉景翻

步度根已為比能所誘有自疑心

今軌出軍慎勿越塞過句注也

漢靈帝末羌胡大擾定襄雲中五原朔方

上郡並流徙分散建安二十年集塞下荒地置新興郡自陁嶺以北並棄之故以句注為塞比詔

書到

比必寐翻

軌已進軍屯陰館

應劭曰句注山名在鴈山即鴈門縣西陁嶺句注陰館縣村佑曰句注

伏儼音俱包惜音鉤

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軻

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

於樓煩

陰館樓煩二縣漢皆屬鴈門郡而晉志無之蓋已棄之荒外矣

二將沒步度

根與泄歸泥部落皆叛出塞

泄歸泥扶羅韓之子

與軻比能合

寇邊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

晉職官志驍騎將軍游擊

將軍並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為中軍

軻比能乃走幕北泄歸泥將其部

眾來降步度根尋為軻比能所殺公孫淵知吳遠

難恃乃斬張彌許晏等首傳送京師悉沒其兵資珍

寶

卒如張昭之言傳直戀翻

冬十二月詔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

樂浪音洛琅

吳主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

不嘗

嘗試也易以豉翻

近為鼠子所前却

謂稱臣以誘吳使使前既又斬其使

以却之也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



復臨萬國

復扶又翻

就令顛沛不以爲恨

知其不可而陸欲與忿兵也

遜上疏曰陛下

以神武之資誕膺期運破操烏林

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敗備西陵

事見六十九卷文帝黃初三年敗補邁翻

禽羽

荆州

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

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

聖化所綏萬里草偃

言如風行而草偃也

方蕩平華夏總一大

猷猷道也謀也

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

之戒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喻權不當自越海而加兵於遼東

輕萬乘之重

乘繩證翻

此臣之所惑也臣聞之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

四海者不懷細而害大疆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

桴遠征

桴芳無翻編竹木渡水大者曰楫小者曰桴

必致闕關感至而憂

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

遼東衆之與馬

謂權所以遠惜遼東而不忍棄絕之者以其民衆與其地產馬也

柰

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尚書僕射薛

綜上疏曰昔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

染車

事見二十八卷永光元年刎武粉翻

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

所宜涉也今遼東戎貊小國

箱莫百翻

無城隍之固備禦

之術器械銖鈞

銖者十分黍之重言其輕也

犬羊無政往必禽克

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墉

墉克角翻堯瘠也

穀稼不殖民習

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

卒讀曰猝度徒洛翻

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

薛綜



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滉瀆

滉瀆水深廣貌滉戶廣翻

瀆以兩翻又余亮翻

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

間人船異執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

不得設此不可二也

賁音奔

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

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

洿為故翻流腫者謂毒氣下流足為之腫古人謂之

重腫今人謂之脚氣

凡行海者稀無此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

聖當乘時平亂康此民物今逆虜將滅海內垂定乃

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

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

所以傾身側息

謂傾身而卧側鼻而息不謂展布四體安於偃仰也

食不甘味

寢不安席者也

選曹尚書陸瑁上疏曰

瑁選曹尚書郎魏選部尚

音瑁

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閒隙

閒古寬翻下同

應機而

至夫所以為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

除腹心之疾也

為于偽翻

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

治直之翻

忿以改規激以動眾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

計也

北寇猾虜皆謂魏也

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

得失之間所覺輒多

兵法以逸待勞又曰逸則能勞之言敵人用智以疲我苦不自

覺比我覺知則得失之間相去多矣

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

遼東郡有沓氏縣西

南臨海渚應劭曰沓長沓翻又據陳壽志景初三年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為新沓縣即沓

渚之民也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疆者進取次當守船又



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

日。脣齒相濟。此慮魏乘吳伐遼之間而南侵也。狙千余翻。若實了然無所

憑賴。了然猶言曉然也。蜀本作孑然。文義尤長。孑孤子也。謂淵孤立孑然無援也。其畏怖

遠迸或難卒滅。怖普布翻。迸北孟翻。卒讀曰猝。使天誅稽於朔野山

虜乘間而起。山虜謂丹陽豫章都陽廬陵新都等郡山越也。乘蜀本作承。間古覓翻。恐

非萬安之長慮也。吳主未許瑁重上疏曰。重直龍翻。夫兵

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

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從千容翻。以餘議議之

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盤互之時。盤互謂各盤據而互為敵也。夏戶雅

翻。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

遠以疲軍旅者也。舍讀曰捨。治直之翻。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

于時天下又安。百姓康阜。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告

諭而已。佗徒河翻。事見十三卷。漢文帝元年易以政翻。今凶桀未殄疆場猶

警。場音亦。未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任計。暫寧六師

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吳主乃止。吳主數遣

人慰謝張昭。數所再翻。昭固不起。吳主因出過其門呼昭

出。吳主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吳主

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朝直遙翻。初張

昭亦不



秦旦 張羣 杜德 黃彊

王贊

彌許晏等至襄平襄平縣遼東郡治所淵所都也公孫淵欲圖之乃

先分散其吏兵中使秦旦張羣杜德黃彊等及吏兵

六十人置玄菟中使中節人使也使疏吏翻陳壽曰漢武帝開玄菟郡治沃沮城後為夷

太守王贊領戶二百旦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此非玄菟郡舊治也

向積四十許日日與羣等議曰吾人遠辱國命自棄

於此與死無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

燒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恥長知兩翻為于偽翻然後伏死足

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羣等然之於是

陰相結約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為郡中

張松所告贊便會士眾閉城門旦羣德彊皆踰城得

走時羣病疽瘡著郗煎千余翻着面略翻郗與膝同不及輩旅德常

扶接與俱崎嶇山谷崎丘宜翻行六七百里創益困

不復能前創初良翻下同卧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

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俱

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

恐相委委棄也於是推旦彊使前推吐翻德獨留守羣採

菜果食之食讀曰飲旦彊別數日得達句麗因宣吳主詔

於句麗王位宮及其主簿高句麗國在遼東之東于里位宮漢高句麗王宮之

曾孫也宮生而開目能視及長勇壯數犯漢邊位宮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為位以似其祖

通鑑卷七十一 魏紀四 明帝

三



妙着

通鑑卷七十一

魏紀四

三

故名曰位宮。句麗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主簿。擾台使者帛衣先人帛衣三國志作帛衣。句音如字。又音駒。驪。給言有賜為遼東所劫奪。給徒變翻位宮等大

喜即受詔命使人隨且還迎羣遺阜衣二十五人送

且等還吳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鶡雞皮十具郭璞注山海經曰鶡雞似雉而大青色有

毛角間敵死乃止鶡何葛翻且等見吳主悲喜不

能自勝勝音升吳主壯之皆拜校尉是歲吳主出兵

欲圍新城合肥新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

大船向岸船高岸卑故謂舍船就岸滿寵謂諸將曰

孫權得吾移城必於其眾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

欲要一切之功要一遙翻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

有餘上時掌翻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以待之吳

主果上岸耀兵寵伏兵卒起擊之卒讀日猝斬首數百或

有赴水死者吳主又使全琮攻六安亦不克蜀康

降都督張翼水經注寧州建寧縣故康降都督屯蜀後主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之用

灑嚴峻南夷豪帥劉胄叛帥所類翻丞相亮以參軍巴西

馬忠代翼召翼令還其人謂翼宜速歸即罪其人謂召翼者

也即就也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稱尺證翻

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

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

懈古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破胄斬之諸葛亮

通鑑卷七十一 魏紀四 明帝

張翼



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

亮集曰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

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分墨去前

脚孔分墨三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

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尅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

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一板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

寸每枚受米二斛三十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

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斲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二脚杠長二

尺一寸廣二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

按明年亮即出斜谷所謂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通自

再攻祁山之後至是凡三年也

二年

考異曰唐太宗晉書景懷夏侯傳后以此年死云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畧

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遂以鳩崩按是時司馬懿方信任於明帝未有不臣之

迹况其諸子乎徒以魏甥之故猥鳩其妻俱非事實蓋甚之之辭不然師自以他故鳩之也今不取

春二月亮悉大眾十萬由斜谷入寇遣使約吳同時

大舉三月庚寅山陽公卒獻帝自禪位至卒十有四年年五十四帝

素服發喪已酉大赦夏四月大疫崇華殿災

是歲復修改崇華曰九龍殿引穀水過九龍前為玉井綺欄蟾蜍合受神龍吐出諸葛亮

至郿郿音媚又音眉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

為壘以拒之背蒲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

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水經注五丈原在郿縣西渭水逕其北又亮與步騭



書曰原在武功西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

上里上時掌翻刺史郭淮言於懿曰雍州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

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

道播盪民夷盪徒明翻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

塹壘未成塹七翻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數

出數所角翻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

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

無私焉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巢湖口即今柵江

縣西南百五十里水導源巢湖裴松之曰巢祖了翻

向合肥新城即太和六年滿寵所築新城也華夷對

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將萬餘人入江夏沔口

向襄陽瑾渠各翻沔彌交翻將軍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

六月滿寵欲率諸軍救新城蓋魏所置然不在沈約志殄夷將軍田豫曰將軍

所謂四十號將軍之數賊悉衆大舉非圖小利欲

質新城以致大軍耳質音致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

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

大克也罷讀曰疲若賊見計言窺見吾所以必不攻城執

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時東方吏士皆分休

寵表請召中軍兵并召所休將士分休猶須集擊之

散騎常侍廣平劉劭議以為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

通鑑卷七十二 魏紀四 明帝 三



以少人自戰其地少詩若便進擊必不能制寵請待

兵未有所失也以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先

軍前發先悉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

隊疏讀曰疎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

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要

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據略陽終以破隗

囂事見四十二年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

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合肥襄陽

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此必乃使征蜀護軍秦朗督

步騎二萬助司馬懿禦諸葛亮救懿但堅壁拒守以

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

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秋七月帝御龍

舟東征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弟子秦

亦射而又吳吏士多疾病帝未至數百里疑兵先至吳

主始謂帝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遁孫韶亦退陸遜遣

親人韓扁奉表請吳主遜者得之扁補典翻又音諸

葛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

吾聞狹且水乾宜當急去乾音遜未荅方催人種葑

葑

通鑑卷之二十一 魏紀四 明帝 天



豆荊菜也謂之蔓菁豆菽也與諸將弈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

智略陸遜一名議字伯言其必當有以乃自來見遜遜曰賊知

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

兵將意動謂敵既知權還料遜兵當退已分守要害

而有遮截之處則其意恐動將且當自定以安之施

至於或降或潰也復扶又翻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

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

上兵馬以向襄陽城上時魏人素憚遜各遠還赴城

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執步趣船越七魏

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蓋立圍也於白圍託言住獵潛遣

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新市安陸

江夏郡魏初以文聘為江夏太守屯石陽舟車湊焉

頗為繁富沈約曰江夏曲陵縣本名石陽晉武帝太

康元年改曰曲陵宋明帝泰斬獲千餘人而還羣臣

以為司馬懿方與諸葛亮相守未解車駕可西幸長

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軍足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

軍至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 八月壬申葬漢

孝獻皇帝于禪陵帝王紀曰禪陵在濁鹿城西北十

五里劉澄之地記曰辛巳帝還許昌 司馬懿與

諸葛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數所角翻懿不出亮

乃遺懿巾幘婦人之服字書幘古獲翻婦人喪冠也

種荊英棋已握勝籌

書編之末



志公卿列侯夫人緝繒幘蓋婦人懿怒上表請戰帝首飾之稱不特喪冠也遺于季翻

使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

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治直吏翻復扶又翻亮曰彼本

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

命有所不受孫武子及司馬穰苴之言也將即亮翻苟能制吾豈千里

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

簡不問戎事懿所憚者亮也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以規壽命之久近耳戎事何必問邪

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

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

能久乎亮病篤漢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噉徒濫翻少詩沼翻

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景翻已竟也語竟而

也數日復還復扶又翻下同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

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

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

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

繼之又問其次亮不荅費禕字文偉亮不荅繼禕之

之意蓋亦見蜀之人士無足以繼禕者矣嗚呼是月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儀

整軍而出百姓犇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

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歛軍退不敢備猶恐亮未死也於是儀

結陳而去陳讀曰陣入谷然後發喪入斜谷也百姓為之諺曰



死諸葛走生仲達

司馬懿字仲達以當時百姓之謬觀之時人之於孔明何如也懿

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

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

方亮之出也懿以為若西

亮既死退軍懿案行其營壘處所以為天下奇才觀

此則知懿已料亮之必屯五丈原而力不能制姑為

此言以安諸將之心耳行下孟翻

追至赤岸不及而還還從宜翻初

漢前軍師魏延

蜀置中軍師前軍師後軍師

勇猛過人善養士卒

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

信故事

韓信請兵故事見九卷漢高帝二年

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

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

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稍思慮斯須便了

斯此也須待也

言即此待之便可辦事分扶問翻度徒洛翻

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

高當時皆避下之

下遐

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

有如水火

言不可同處也

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

也費禕使吳

費父沸翻使疏吏翻

吳主醉問禕曰楊儀魏延收

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

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

憤古

對翻釋云心亂也

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

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

黥布韓信也

今方埽除疆賊混一函夏

夏戶雅翻

功以才成業

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



廢舟楫非長計也楫與亮病困與儀及司馬費禕等

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斷讀姜維次之若

延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固知延非亮卒儀祕不發喪

令禕往揣延意指揣初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此

延矜高之語也見賢通翻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府親官屬謂

吾當自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

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將即自

與禕共作行留部分分扶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

諸將時禕為亮司馬延知儀必不已從故因禕來劫

留拒敵者延欲令禕手書禕給延曰當為君還解楊

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給徒亥翻為于必不違命

也禕出犇馬而去延尋悔之已不及矣尋繼也言繼

延遣人覘儀等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覘丑

還從宣翻又延大怒攬儀未發攬初銜翻白後爭前

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

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

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槎山通道槎仕下

木也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南谷即褒

曰褒北谷曰斜長四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何

平於前禦延何平即王平也本養外家何平叱先登

氏後復姓王此從其初姓



馬伏

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眾知曲在延  
 莫為用命為于偽翻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犇漢中  
 儀遣將馬岱追斬之遂夷延三族蔣琬率宿衛諸營  
 北行赴難難乃日翻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還問音也始延  
 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已代諸葛輔政故不降魏而南  
 還擊儀實無反意也延雖無反意使其輔政是速蜀之亡也降戶江翻諸軍  
 還成都大赦謚諸葛亮曰忠武侯初亮表於漢主曰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  
 臣不別治生以長尺寸治直之翻長知兩翻若臣死之日不使  
 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卒如其所言卒子恤翻丞  
 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  
 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  
 身者也

評確

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儀度也軌法也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  
 雖讎必賞犯濫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  
 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  
 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言事事物物必從其本而治之  
 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  
 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



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治直吏翻亞次也匹偶也

初長水校尉廖立

廖力弔翻姓也裴松之音理救翻姓譜廖姓周文王子伯廖之後後

漢有廖湛風俗通曰古有廖叔安左傳作颺蓋其後也

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

之副常以職位游散

散悉

快快怨謗無已亮廢立為

民徙之汝山

據立傳廢徙汝山後主初立之時也汝山漢武帝開為郡宣帝地節三年合於

蜀郡蜀又分置汝山郡唐為茂州汶山縣汶音問

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為

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

平廢徙見上

平常冀亮

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復扶又翻

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

怨言聖人以為難

見論語鄭氏曰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

三百戶也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故論語云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

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又不易再易通率一家受二夫之田是定稅三百家

也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

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

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

鑑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

樂音洛

流矜恕之德灑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

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蜀人所在求為諸葛亮立廟漢主不聽

為于偽翻百姓遂

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等

姓譜習國名後



以為姓風俗通漢有習響為陳相

上言請近其墓立一廟于沔陽近

斬斷其私祀

斷音短

漢主從之漢主以左將軍吳懿為

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

代魏延也

以丞相長史蔣琬為尚

書令總統國事尋加琬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時

新喪元帥

喪息浪翻

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

類倫也萃聚也

處羣

僚之右

處目呂翻

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

日由是眾望漸服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承衰取蜀

增巴丘守兵萬人

此巴丘即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有天岳山臨大江一名幕阜前有

培塿謂之巴蛇冢相傳以為并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因謂之巴陵

一欲以為救援

二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

漢主使右中郎將宗預使吳

使疏吏翻

吳主問曰東之與

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對曰臣以

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執宜然俱不

足以相問也吳主大笑嘉其抗盡

謂抗言不為吳屈又盡情無所隱也

禮之亞於鄧芝

蜀先主沮諸葛亮當國始遣鄧芝使吳

吳諸葛恪以

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

陸遜先嘗部伍山越為兵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其餘深遠莫能禽

盡屢自求為官出之

為于偽翻

三年可得甲士四萬眾議

咸以為丹陽地執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番陽四郡

鄰接

會工外翻番蒲何翻

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

重直龍翻

其幽遂

宗預

諸葛恪



人民未嘗入城邑對長吏長知兩翻皆仗兵野逸白首於

林莽莽莫補翻又母黨翻草深曰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

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好呼到翻高尚氣力其升山越險

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走音秦狖余救翻說文曰

狖鼠屬善旋時觀間隙間古覓翻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

窟藏其戰則蠡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

皆以為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逮及也謂恪所出山民終

不能及四萬之數也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赤吾族也恪盛陳

其必捷吳主乃拜恪撫越將軍以招撫山越為將軍號領丹陽

太守使行其策冬十一月洛陽地震吳潘濬討

武陵蠻數年斬獲數萬自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十

一月濬還武昌太和五年吳遣潘濬討武陵蠻



通鑑卷第七十二

委系

三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二



